

一 寫作緣起

筆者於大二時修習系上陳玲華教授所開的課程，「田園詩與田園成規」，在為這次期末報告煩惱該寫什麼主題好時，筆者的同學建議可以將田園詩中所出現的植物整理出來，因此筆者於下文中所舉的西方田園詩皆出自陳玲華老師上課所編的講義-Pastoral Poetry。同時，除了介紹西方的田園詩外，筆者也想探究中國田園詩中的植物，並將兩者作一比較。

二 田園詩的簡介

田園詩，或 Pastoral poetry 在西方而言是指處理牧羊人和鄉村生活的一種文類。其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三世紀的希臘時代，當時的塞奧克萊托斯 (Theocritus) 身為一宮廷詩人，以 Doric 方言描寫了西西里島的鄉村生活，流傳後世的三十首田園詩 (Idylls) 中，雖被後世指出其中八首可能非本人所作，但這二十二首田園詩已讓塞奧克萊托斯在文壇上占有一席之地。到了西元一世紀時，味吉爾 (Virgil) 的十首牧歌 (Eclogues) 除了承襲著塞奧克萊托斯田園詩的某些成規外，也作了一些創新。自此以降，田園詩的創作便源源不絕，而著名的作品有斯賓塞 (Edmund Spenser 1552-1599) 的包含了十二首牧歌的 The Shepheardes Calender，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的田園戲劇 皆大歡喜 (As You Like It) 和彌爾頓 (John Milton 1608-1674) 獻給朋友的輓歌-Lycidas 等等。

在西方田園詩中，主題通常包括愛情、詩文的價值、死亡和哀悼、對照於理想化的美好自然世界襯托出城市或宮廷的腐敗、和對當時政治或政治人物的嘲諷等。表現方式通常是兩位牧羊人之間的對話；可能是一位牧羊人向另一位表達愛意，或是兩人之間的歌唱競賽，而請第三人當裁判，或是對一位逝世朋友表達哀傷之情，或是對一個人的稱頌等等。

而一談到中國的田園詩，代表人物即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晉室南渡以後，部分作家深受國破家亡之痛，對當時黑暗的政治和腐敗的官場深感不滿，既不願與惡勢力同流合污，又不滿佯狂避世的人生態度，遂歸隱林泉，寄情於田園的生活，因而有田園詩的出現，陶淵明即是一例。在歸耕隴畝後，陶潛以田舍園林風景和農村耕作生活為題材，抒寫隱居田園的生活和恬淡的心境的詩歌。而唐代的王維和孟浩然，以及宋代的范成大和楊萬里等也可歸類為田園詩人。

下文將分別介紹西方的田園詩和中國田園詩中的植物，西方田園詩舉的例子是塞奧克萊托斯的第一首、第七首和第十一首田園詩 (Idyll)、味吉爾的第五首和第

十首牧歌，以及彌爾頓的 Lycidas，共五部作品。而中國的田園詩則以陶淵明的詩為主，包括了 歸園田居 的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和第五首， 飲酒 的第四、五、七、八首以及桃花源詩並序。

三 西方田園詩中的植物

1. 理想景色(ideal landscape) 的塑造

在西方田園詩中，所呈現出來的是人類和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氛圍。而詩人運用文字，來描述理想中的大自然景色。理想景色(ideal landscape, 原為拉丁文的 locus amoenus) 的刻劃散見於田園詩中，以下便以塞奧克萊托斯的第七首田園詩中的一段為例：

“and happily laid ourselves down
on beds of sweet grass and vine leaves,
freshly picked. Overhead, many elms
and poplars rustled, and nearby
the sacred waters splashed down
from the Nymph’s cave. Brown cicadas
shrilled from the shady branches,
and far off the tree-frog whined
in the heavy underbrush.
Larks and finches sang, doves crooned,
and bees hummed about the spring.
Everything smelled of rich summer
and rich fruits. Pears lay at our feet,
apples in plenty rolled beside us,
and branches loaded down with plums
bent to the ground.”

在這段文字中，可看出有微風吹拂、草地、泉水，包括了蟋蟀、樹蛙、雲雀、鴿子和蜜蜂等動物，而植物方面則有榆樹、白楊、灌木、西洋梨、蘋果和李子等。呈現出一幅生機盎然，但恬適自然的景觀。

2. 輓歌中的花卉

在西方田園詩中，輓歌 哀悼逝世的牧羊人或朋友，是常見的主題之一。在彌爾頓的李希達(Lycidas)詩中，也提到了不少的植物，在下面這一段的文字中，作者以一連串的花卉來花葬朋友外，也透露出了自己內心的哀傷和不捨。

“Bring the rather Primrose that forsaken dies. 請帶來遺棄就不能活命的櫻草花。
 The tufted Crow-toe, and pale Gessamine, 成簇的百脈根，與蒼白的茉莉花，
 The white Pink, and the Pansie freakt with jeat, 白色的石竹花，與點綴黑玉的三色錦
 The glowing Violet. 燦爛的紫羅蘭，
 The Musk-rose, and the well attir’d Woodbine, 麝香玫瑰，與穿著體面的忍冬，
 With Cowslips wan that hang the pensive hed, 和慘白垂首哀思的野櫻草，
 And every flower that sad embroidery wears: 以及佩戴悲哀刺繡的每一朵花：
 Bid Amaranthus all his beauty shed, 囑咐永不凋謝的莧紫褪盡美麗，
 And Daffadillies fill their cups with tears, 水仙花花杯盛滿眼淚，
 To strew the Laureat Herse where Lycid lies.” 以便花殮李希達長眠的桂冠靈柩。
 (陳玲華老師譯)

3. 植物的多重面向

- 植物和神祈

西方田園詩中，也引用了大量希臘神話的典故，因此在詩文中，常會發現有象徵創作靈感的？思、愛神 Aphrodite、太陽神阿波羅等。牧羊人的守護神-Pan，半人半羊的形象代表著他充沛的生命力，吹奏著以蘆葦所編織而成的牧笛，居住在阿卡迪亞(Arcadia) 的理想國度裡。而 Pan 的代表植物是松樹(pine trees)，下面詩句是出自於味吉爾第十首牧歌，對 Pan 外形一簡單的描寫：

Pan came, Arcadia’s god, whom we ourselves
 Saw stained with crimson dye and blood-red berries,

以自然界的素材，如深紅色的漿果來形容整日流連於森林山泉之間的 Pan 是再適當不過的了。而羅馬時期的西爾瓦諾斯(Silvanus)掌管森林和未耕之地，後被當作守護田界、房屋和牧人之神，下面詩句對其的描寫同樣出自味吉爾的第十首牧歌：

Silvanus, rustic honors on his head,
 Came tossing flowry fennel stalks and lilies.

將森林之神的形像，以手中把玩著茴香和百合花，頭頂上可能戴著用花卉作成的頭冠的方式相當有意思。除了一般的樹木花卉外，掌管農業、豐饒、結婚、社會秩序的女神 狄蜜特(Demeter)，也見於田園詩中，如塞奧克萊托斯的第七首田園詩：

May I plant the great winnowing-fan

Another time in her grain-heaps,
while she [Demeter] stands and smiles at us
with wheat-sheaves and poppies in her hands.
手上拿著一束束捆起來的小麥和罌粟，農業女神綻放出笑容。

- 植物與文學

植物有不同的外形、顏色、香味和生長習性，如同花語設計一樣，詩人會依照典故傳統和植物特性等，在自己的作品中賦予植物不同的文學意含，在田園詩中也是如此。

首先是橄欖樹枝作為詩歌傳承的象徵，見於塞奧克萊托斯第七首田園詩。橄欖是地中海地區的三寶（另外兩個是穀物和葡萄）之一，原產於地中海沿岸，品種約有五百種，地中海和愛琴海沿岸的產量即占了全球百分之九十五。相傳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 與海神爭奪希臘，眾神居中協調並決定：誰能夠給予希臘最重要的東西，誰就獲得勝利。雅典娜輕拍地面，橄欖樹苗從地面冒出來，贏得了眾人的喝采，因此成為希臘的守護神，並將該城市命名為「雅典」(Athens)。至此之後，橄欖便被視為雅典娜女神的代表植物。而在文學的傳統中，橄欖樹枝被視為是詩文創作的靈感來源，承接著這個傳統，塞奧克萊托斯於自己的田園詩中讓牧羊人以承接橄欖樹枝象徵牧歌傳統的延續，同時也象徵著自己在田園詩中承先啟後的角色。

再來是詩文中對常青類植物的運用。以彌爾頓的 李希達 中的詩句為例：

Yet once more, O ye Laurels, and once more,
Ye Myrtles brown, with Ivy never-sear,

文中以月桂樹、桃金娘和常春藤等常青植物，對照出李希達的早逝，同時這些植物也都是古代詩人頭冠的製作材料，也有象徵詩文的含義。而同部作品中的 Amaranthus，是想像中永不凋謝的花朵。而詩文創作的意象，則和用燈心草編織籃子相連結，在塞奧克萊托斯田園詩中出現過兩次以上，如出自於第一首田園詩中的：

Blithely intent, he shapes cage for a cricket
From asphodel stalks and rushes.

以及味吉爾第十首牧歌中的：

While he sat and wove a basket of light rushes.

詩文中的植物除了是描繪理想風景不可或缺的元素外，在詩人比喻時，也大量地將植物寫入詩文中，如味吉爾於第五首牧歌中的詩句：

As bending willow to the silvery olive,
As lowly reed to crimson beds of roses,
So must, I think, Amyntas yield to you.

此處將人的屈服以植物來比擬：柳樹向橄欖的俯首和蘆葦對深紅玫瑰的屈辱。除了能夠更加豐富田園詩的意象外，也隱含著人們對植物附加價值的高低或本身的喜好。

- 植物和人的情感

大自然的一切雖然不具有人類的七情六慾，但人們的情感投射常將自然界的變化和自己的心境作連結，例如一個人悲傷時，外頭的細雨也似乎回應了自己的心境。這種人和自然之間的微妙情感，在以大自然為場景的田園詩中，不但是描寫主題的之一，更成為成規的一部份。例如當一個牧羊人逝世時，眾多動物的悲傷和植物世界的反常等，雖被某些學者批為濫情和自我膨脹，但正也展現了人和自然之間的和諧和親密的情感。以下詩句是自味吉爾的牧歌第五首中擷取出來的：

Furrows where we have buried barley corns
Grow barren oat straws, darnel, idle weeds;
Instead of violets soft and gay narcissus,
Thistles spring up and burdock, spiky thorns.

當 Daphnis 這位牧羊人死時，種下大麥的穀實卻長出了不結實的燕麥、毒麥和無用的雜草；應該長出紫羅蘭和水仙花，但卻長出了薊、牛蒡和有尖刺的荊棘。植物生長的失序，對應到牧羊人的死亡。同樣地，此處也可隱約看出人們對某些植物的喜惡和其價值的高低。

4. 其它

在筆者所選的作品中，還有很多的植物，不過由於篇幅，無法一一詳加介紹，便將名稱整理如下：橡樹(oak)、懸鉤子(Bramble)、圓柏(juniper)、無花果(fig)、西洋芹(parsley)、飛蓬屬(fleabane)、西洋杉(cedar)、海蔥根(squill)、蕁? (nettle)、蘭花(orchid)、葡萄(grape)、野月桂(bay tree)、柏樹(cypress)、榛木(hazel)、山毛櫸(beech)、百里香(thyme)、三葉草(clover)等。

四 中國田園詩中的植物

1. 理想異境的描繪

如果說西方牧羊人的理想國度是阿卡迪亞的話，那麼中國的莫過於陶淵明所關的桃花源了。東晉的政治局勢混亂、人民生活無法安居樂業，陶潛在現實界中另

關一新天地，一個讓人嚮往神遊的理想異境，藉以發抒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不滿，反映出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企望。在陶潛筆下，桃花源是個人人勞動、人人平等、自由自在、淳樸安樂的生活願景。而在「桃花源詩並序」中，對桃花源的自然景觀描寫如下：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在其簡潔精練的語言下，呈現出的是簡單恬適但又生意盎然的自然生態，以及紅綠對比下的強烈和大方。

2. 田園生活的描寫

歸耕隴畝之後，田園生活成了陶淵明的創作題材。「歸園田居」五首，主要是寫辭職歸田、「復得返自然」的愉快心情，田園景物的美好，鄉居的樂趣，勞動的甘苦和自己對歸隱生活的熱愛。第五首描寫耕種歸來，帶著悵悵獨自扶杖返家，走在崎嶇曲折、雜木叢生的小路上，於清溪濯足，以斗酒隻雞招待客人，長夜共飲，呈現出一幅欣然自得的田園生活畫圖。第一首也同樣地寫出了田園景物的美好和陶潛對歸隱生活的熱愛。榆樹和柳樹蔭蓋著後方屋簷，而桃樹李樹則羅列堂前，遠處的農舍昏暗不明，村落裡輕柔的炊煙緩緩飄蕩著，狗在深巷中叫吠，雞站在桑樹梢上啼叫。

而第三首和第二首則呈現出歸田後勞動生活的辛苦。第三首中陶潛在南山下種植豆苗，但雜草茂盛豆苗稀疏，早晨便起床去鋤雜草，直到黃昏月出後才扛鋤回家。第二首詩中詩人和近鄰相見時，不談塵世中的煩雜事，只論桑麻的生長情況，所種的桑麻日日生長，開墾的田畝不斷擴大，但又常常擔心風霜雨雪的到來，會將桑麻摧殘得像野草那樣零落。

悵悵獨策還，崎嶇歷榛曲。
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
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歸園田居 第五首)

開荒南畝際，守拙歸田園。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檐，桃李羅空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歸園田居 第一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露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歸園田居 第三首)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歸園田居 第二首)

3. 陶淵明和菊、松

「菊，花之隱逸者也。」陶淵明愛菊，並將自己和菊相比，欣賞它們在寒天時節枯而不萎、挺立枝頭、不輕言隨風飄落的志節。於飲酒詩第七首中，陶潛將採摘來的菊花釀成美酒，縱情盡飲杯中物，以忘卻世俗之事。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飲酒 第五首)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飲酒 第七首)

陶淵明常借孤松為自己的寫照，表現出自己卓然獨立、高潔堅貞、不同流俗的人格，如下面兩首詩句。東園裡的青松，被眾草掩沒了挺拔的英姿，但冬天的寒霜卻滅絕了其他草木，青松的高枝就顯得格外挺拔了，成林的樹並不為人所注意，只有孤松的奇姿才為人所讚賞。

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飲酒 第四首)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
凝霜殄其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
(飲酒 第八首)

五 中國和西方田園詩中的植物的比較和心得

中國和西方的田園詩的形式、內容和主題等都不盡相同。此處筆者想著重在詩文中對植物的描寫。

西方的田園詩中的植物種類繁多，從灌木、草本植物、木本植物、花卉、食用作物到水果等，都可見於詩文中。除了反映詩人所處時代的生活情形和自然景觀外，詩人在文學創作中也賦予了植物更多不同的意含，如用植物本身的不同特性來作比喻、植物的象徵含義、用植物來裝飾形容神祈等等，都使得田園詩這個文類更加的豐富。

而陶淵明的田園詩則呈現出不同的風味和樣貌。寥寥數語，便將田園風光的恬靜和美好呈現出來。且可注意到是在陶潛的詩文中，對植物的描寫並不很多，且植物的種類也不算多，以上文中的詩句為例，有桃花林、榆樹、柳樹、李樹、桑麻、豆苗、菊花和松樹等。植物或大自然的景色，在陶潛的詩文中，常成為其寄寓心中「但使願無違」的歸耕心境，融敘事、抒情和寫景三者於文中。因此植物的描寫，除了是詩人日常田園生活實際體驗到的之外，多為作者將自己的心境和自然結合，而用來烘托出自己的內心情感。

西方田園詩的植物的繁多和面向的多樣化，和中國陶淵明的詩中植物的簡單但又生機盎然；英國花園植物種類的繁多，和傳統中國造林中植物景觀的設計多為

意境的營造，兩者之間形成巧妙的類比關係。兩者大異其趣的表現手法也使各自詩作風格迥異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東西方的田園詩皆為後世的人所傳頌和喜愛。詩人以他們獨到的觀察力和敏感性，發掘生活中的點滴，將大自然中的植物融合了自己心中的情感，寫成一篇篇動人的詩文。

處於高度文明的今日世界中，假日至郊外踏青可直接領略到大自然之美，並放鬆工作的壓力和疲勞；而拜讀東西方田園詩作，不但可在詩裡行間發現很多有趣的植物，更能透過文字的描寫想像田園生活的美好、牧羊人傳唱牧歌的閒適、生活的悠閒和美好的田園風光。

六 參考資料

1. Pastoral Poetry 陳玲華老師所編 上課講義
2. 陶淵明詩選 徐巍選注 1988 年七月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 東方人蔬坊 走入田園詩人陶淵明到印度泰戈爾的心靈素境 賴芷芸著 2004 年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 漢魏六朝詩歌精華 劉崇德選注 1993 年 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 田園詩人陶淵明 郭銀田著 1975 年 華新出版有限公司
6. <http://ucc.hkcampus.net/study/CHI-LIT/CH7.DOC>
7. http://66.102.7.104/search?q=cache:xGtBv_OzOvwJ:www.kitchens.com.tw/world/greece-g et.htm+%22%E6%A9%84%E6%AC%96+%E8%91%A1%E8%90%84%22+%E5%9C%B 0%E4%B8%AD%E6%B5%B7&hl=zh-TW&lr=lang_zh-CN|lang_zh-TW
網路廚房全球資訊網 擁抱豔陽天 讓味蕾訴說愛琴海神話